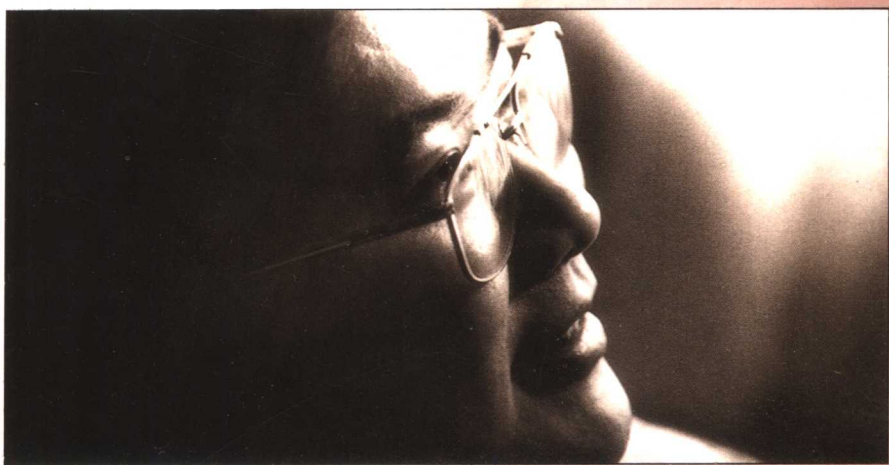


大地星河

DADI XINGHE



曹可凡 著

曹可凡 **名**家访谈录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大地星河
曹可凡名家访谈录

曹可凡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 黄惠民

封面设计: 袁银昌

封面摄影: 雍 和

版面设计: 陈 平

大 地 星 河

——曹可凡名家访谈录

曹可凡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插页平6 精9 字数137,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平装1—4,000册 精装1—1,000册

ISBN 7-5321-1437-6/I·1128 定价: 13.20元(平装)

ISBN 7-5321-1440-6/I·1131 定价: 17.00元(精装)

曹可凡,可不凡! (代序)

沙叶新

开放的社会给很多人提供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机会,使其发挥原先连自己也不敢想象的潜能。曹可凡,当时还是一个医科大学的学生,从未经过电视方面的专业训练,可一在荧屏中亮相,人们就对这陌生的、圆圆的、架着一副眼镜的脸蛋儿表示认可了,并期待着下次还能在荧屏中见到这位年轻的大学生。观众这种最初的期待也许是觉着好奇,是感到新鲜,或是出于对他的喜欢,或是为了对他再次审视;即便如此,这种能被观众期待的幸运也并非每个节目主持人甚至资深的主持人所能享有的。这以后,在短短的几年里,曹可凡已不再是陌生的名字了,而是一个走到很多地方都能被人回头张望,并以得到他的签名为荣的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了。

曹可凡,可不凡了!

对于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来说,必须有知识、有口才、有急

智、有风度，这自不待言；苟如此，也仅仅是基本称职罢了。如若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还必须有睿智（不仅机灵聪明）、有卓识（不是人云亦云）、有气质（文化气质）、有魅力（个性魅力）……也许还能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提任何更多、更高的要求对一个真正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来说也许都还不算过分。要求高，取法乎上，才能剔除主持艺术中的次品、赝品；才能察觉名品、良品中的不足；才能创造出主持艺术的珍品、神品！不能对所有的节目主持人都提出这样高的要求，但对曹可凡则完全可以这样来要求他；因为他是上海电视节目主持人当中被很多观众认为是最有书卷气的一位，这可是了不起的赞誉，这是已经实现了很高要求的品评，这说明曹可凡的主持艺术已在往文化品味上提升！不是任何人都能有书卷气的，有人即使在主持节目时不停地引经据典、吟诗诵文，甚至怀抱百科全书，但也毫无书卷气可言；有些主持人你只要求他不要太俗气就已不错了。

曹可凡主持过很多类型的电视节目，但我最爱看的还是他的“名人访谈”。这也是他所主持的一些节目中难度最大、最能显示自己实力的栏目。名人大都是在各行各业作出很多贡献的人，一般来说，他们的智商比较高，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他们工作的毅力和对事业的执著以及取得的成就很令公众钦佩。节目主持人要和这类名人对话，最好在智商、素养等等方面与名人有不相上下的水准，这样的对话在智力上才是平等的，这样的对话才可能是智慧的切磋。曹可凡是医学硕士，他的知识背景与一些名人相比毫不逊色。所以他在和名人晤谈

时，从容不迫、不卑不亢、温文尔雅、开心见诚。但名人决不是完人，不少名人还有很多性格的怪僻和品质上的缺陷，某些怪僻和缺陷甚至非常非常令人讨厌。在西方做“名人访谈”这类电视节目时，主持人经常出名人的洋相，揭露其隐私，甚至恶作剧，使名人丢乖露丑。曹可凡可是个忠厚的人，也许是个医生的缘故，他对名人往往如对病人一般，对名人的“名人病”和“职业病”有种治病救人的态度。所以他所做的“名人访谈”从未出现过像西方那样互相对骂甚至大打出手的事。他是温和的，是友好的。他和名人是朋友。他和众多名人在对话中所显现出的博雅、才情、风趣、机锋都记录在他这本《大地星河》中了，曹可凡的《大地星河》确实不同凡响！

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传媒能与电视匹敌，谁只要被已步入千家万户的电视摄入镜头、展现荧屏，谁就立即会被动辄以几百万计的观众注目。电视以工业化大生产的方式正在制造并且还将更大规模地继续制造一次性的或几次性的各种花色品种的暂时明星。通俗的说法是，电视极易使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名噪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速效”人物。但我不希望曹可凡近几年的名声大噪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当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真的是那么可以一蹴而就，似乎谁都可以“潇洒走一回”。电视确实可以使人“速效”成名，但成名并不等于成功。名，仅仅是人们知道你的大名，是熟悉了你的尊容，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了不起之处呢？天天在电视上抛头露面，阿狗、阿猫都可能“名传遐迩”的。功，则是指功绩、指成就！美国的爱德华·墨罗、沃尔特·克朗凯特、拉里·金以及法国的伯纳德·

皮沃特等等,才可算得上成绩卓著的节目主持人,说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是当之无愧的!其实他们何止是“著名”,他们是“伟大”,他们在荧屏内外有惊天动地的功勋!曹可凡在他《可凡专送》一书中曾提到过以上这些大名,并对他们十分钦佩。我想曹可凡决不是想做一个“中国的墨罗”或“中国的克隆凯特”,他的目标势必更远大,也许他想自我作祖,是否如此,那就要对曹可凡本人做一次“名人访谈”了。

1995. 7. 27.

目 录

曹可凡,可不凡! (代序)	沙叶新(1)
泼墨向天塑风格	
——访程十发	(1)
民间大使	
——访陈香梅	(9)
一生奉献 万里寄情	
——访李默然	(14)
寻 梅	
——访梅葆玖	(20)
人生非梦总难醒	
——访刘心武	(25)
棋 韵	
——访聂卫平	(31)
黑白之梦	
——访徐根宝	(37)

儒 警

- 访武和平 (41)

银幕思想者

- 访陈凯歌 (47)

蓝天·大海

- 访孔祥东 (54)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 访张艺谋 (62)

尝试各种角色

- 访巩俐 (67)

小 花

- 访陈冲 (71)

从演员到导演

- 访姜文 (77)

侃 爷

- 访陈道明 (81)

爱与被爱中的女人

- 访潘虹 (87)

无怨无悔

- 访宋佳 (93)

沉默是金

- 访张国荣 (104)

爱说爱笑爱玩爱闹的大男孩

- 访成龙 (108)

英雄本色

- 访李连杰…………… (113)

真情流露

- 访刘德华…………… (118)

太阳·绿叶

- 访翁倩玉…………… (122)

心归何处

- 访甄妮…………… (126)

大智若愚

- 访葛优…………… (132)

光头谐星

- 访陈佩斯…………… (138)

“歪脖子”老茂

- 访朱时茂…………… (143)

嗜好紫砂壶的女歌星

- 访陈淑桦…………… (150)

“范家慧”申城走一遭

- 访李烈…………… (154)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演员

- 访古月…………… (160)

笑比哭好

- 访姜昆…………… (166)

侯派艺术 代代相传

- 访侯耀文…………… (171)

欲洒清音满人间

——访彭丽媛…………… (177)

关于“情歌大师”、“南阳风波”

——访韦唯…………… (182)

好人一生平安

——访凯丽…………… (187)

“外来妹”卷入《大空战》

——访陈小艺…………… (191)

爱的和弦

——访吴君玉、徐檬丹夫妇…………… (196)

心灵之约

——访吕凉、宋忆宁夫妇…………… (203)

中国书画与艺术市场

——访戴敦邦、陈家泠、车鹏飞、谢春彦…………… (208)

后 记…………… 曹可凡(213)

泼墨向天塑风格

——访程十发

白石老人有言：“学我者生，像我者死。”

一位画家是否能名垂史册，成为历史人物，其衡量的重要一条，即其作品的风格、性格有别于前贤，又能深广地启迪来者，是这一时代特定或独具的精神产品。

在当代中国画坛，程十发先生以丰赡的想象，清冽的意趣，巧妙的构思，独特的造型以及灵动的线条，多变的色彩著称于世，成为一代艺术宗师。

程十发先生做画妙在得一“趣”字，这与他生性幽默，是分不开的，他虽年逾古稀，依然思维敏捷，谈锋甚健，言谈间每每妙语连珠，令人乐不可支，因此朋友们便送他一个雅号：噱家大师。

在程先生的“三釜书屋”，每天几乎都是宾客盈门，各地来的求画者也总络绎不绝，但只要是朋友，他总是有求必应，绝不提“金钱”两字。前几年他还捐赠一笔巨款用于改善职工住房条件，所以他对社会上对金钱顶礼膜拜现

象不以为然。有一次，他在苏州沧浪亭游览，忽然对亭前的楹联发生了兴趣：“清风明月本无价，远山近水皆有情。”他略微思索了一会儿，遂将此联稍作调整，即把“本无”和“皆有”的位置对换，于是便成了“清风明月皆有价，远山近水本无情。”以此来讽刺那些见利忘义之徒。

曹：松江古时候称“华亭”，是上海文化的根，您是松江人，那您在松江一共住了多少年？

程：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曹：松江是个风景秀丽，人文荟萃的好地方，您觉得故乡在您少年时代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程：小时候不太懂事，只是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很好玩，现在老了，重返故里，这才意识到那时所谓的“好玩”，其实就是文化。

曹：您那时觉得最好玩的是什么地方？

程：过去在松江的老街有座城隍庙，每逢赶集时人山人海，煞是热闹，我那时常跟着大人到街上去玩，吃浓浓的豆腐浆，香喷喷的酥饼。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这味道很诱人。

曹：现在还有没有这种习俗？

程：恐怕没有了。

曹：您在松江的画室为什么取名“修竹远山楼”？

程：我藏有一幅元代画家王蒙的山水画《修竹远山图》，于是便把松江的画室取名为“修竹远山楼”以志纪念，而且松江画室的周围也有几枝修竹，山却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

“修竹远山楼”还是名副其实的。

曹：松江是明代大画家董其昌的故乡，也是“华亭画派”的诞生地，您觉得这些文化背景是否对您的绘画产生一定影响？

程：这影响大约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模仿其作品的风格；还有一种就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地域性的问题，这就等于没有历代其他大艺术家，也就不可能出现董其昌那样的大画家。

曹：松江的地域文化是否和您作品的风格有某种内在联系？

程：这是很有关系的。一个人的风格自己当然是可以追求的，但有时也是不能追求的，这就好比父母在生我们之前是不可能事先画好一张图样，让自己的孩子成什么模样，但由于血缘的关系，生下来的孩子总会或多或少像父亲、像母亲。如果没有这层血缘关系，也就不可能出现这模样；相反，没有血缘关系，即使模样再像，也没有任何内在的生命力。绘画艺术也是这个道理。

曹：您原名“程潼”，后改为“程十发”，其中有何典故？

程：“发”在古时候除了有头发的意思，还是一种长度单位，相当于一寸的千分之一，所以《说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十发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

曹：那您现在的画室取名“三釜书屋”又是什么意思呢？

程：其实开始只是开个玩笑。大家知道，我们程家有个老祖宗叫程咬金，除了名扬天下的“三斧”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什么能耐了，所以我就取名“三斧书屋”。后来仔细想想，不好。

这“斧头”终究不太风雅，于是就换了个同音字：“釜”。在古汉语中，“釜”是锅子的意思。“三釜”表示有三只锅子：大锅——国家，中锅——集体，小锅——个人。这就是“三釜书屋”的由来。

曹：读您的作品总感到您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深厚的情感，并表现出生命的张力，像这次回顾展中的《广陵散》嵇康身披绯衣，秋风刮劲，万象同悲；少女虔诚地奉琼浆于一侧，两个三角形，组成泰山之体貌，巍然崇高，于静穆中发出抗争和升华，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程：我在这幅画中画的既是嵇康，又不是嵇康，在历史上有许多优秀艺术家被迫害致死，因此我就以这样一个象征性的形象来寄托我对他们的哀思。

曹：最近我有幸阅读了您在不同时期的代表作，这些作品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其构思的不同凡响，像《为怀素大师造像》虽说是幅人物画，但又无法找到怀素上人，真是于无人处见人也，给读者留下无限的遐想。

程：我在画这张画时有意将人物主角虚掉，让环境的特定地位代替了角色地位；所以我仅仅画了焦林，蒲团，石板，笔砚，唯独不写人，达到以虚衬实的目的，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明代画家文嘉曾画过一张《释迦牟尼出山图》，他就没有画释迦牟尼，只是画了一个圆的蒲团，我是向他学习的，并不是创造。

曹：另一幅《李长吉诗意图》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程：中国画画家在作画时总喜欢在画面上写上好多诗词

来烘托画面,但我一直想,是不是可以在一幅书法作品中画一幅插图,后来试了一下,果然造成一种奇特的效果。

曹:您的中国画无论山水人物,还是花鸟鱼虫都是既古典又现代,这些作品能够令读者依稀感受到董其昌、陈老莲、任伯年等诸多大家的濡染,但又明显地打上了“程家样”的印记,您能否结合自己的创作来谈谈中国画的发展方向?

程:任何艺术都有一个承前启后的发展过程,过去和将来是根本无法把它们割裂开来,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古今中外的文化完全对立起来,要“取古今中外法而化之”。

曹:是否能形成成熟风格是衡量艺术家水准的重要标准,您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程派”艺术,那您觉得一个画家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程:您说我“程派”,我现在还不敢当,我还要不断努力,我觉得一个艺术家最可贵的品质在于他的独创性,要是没有独创性而只是一味地模仿他人,是没有生命力的。

曹:您经常对我说:“画家实际上就是画修养”,应该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

程:这看上去好像很玄妙,其实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个画家不要只注意画纸上的事情。

曹:我知道您是一位兴趣很广泛的艺术家,对于音律、诗赋、昆曲、摄影、收藏、考古等诸多艺术门类都有很深的造诣。您觉得这些爱好对您的绘画产生一些什么影响?

程: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曹:您最喜欢哪几位古代书画家的作品?

程：我收藏比较多的是陈老莲和董其昌的作品，陈老莲当时非常注重世俗文化，画了许多像《水浒》那样的文学作品插图，所以在中国画如何通俗化方面，我把陈老莲看作一个典范去向他学习的。董其昌是我同乡，他提倡“文人画”，在美术史上占据很重要地位。

曹：我曾经在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家里看到您为他拍的一张照片，很传神，叶老也很喜欢。听说您不仅爱好摄影，而且还是一位旧照相机的收藏家？

程：有一年我和叶老一起参加会议，早晨起来，我们一块儿到山坡上去散步。初升的太阳照在牵牛花上，很美。叶老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依然朝气蓬勃，精神抖擞，因此我将牵牛花作背景，为叶老照了一张像，听说叶老一直把这张照片挂在书房里，我真是感到很荣幸，但我觉得还没有拍得很好，想以后有机会再为他拍几张。

至于说到我是照相机的收藏家，我实在不敢当。我从小喜欢摆弄照相机，当时家里比较清贫，没有钱买照相机，为了能买上一台照相机，我就拚命攒钱，但等我攒够了钱，已经很多年过去了，原先想买的那台照相机早已过时，成了“老爷货”，因此我喜欢的并不是一台具体的照相机，这就好像有位老画家常常跟别人念叨，他在年轻时曾经遇见过一位非常美丽的姑娘，直至今日还很想念她。别人帮他一推算，那位昔日的小姑娘现在早已成了老太太，我喜欢旧照相机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些旧机器过去都是美丽的“姑娘”，而现在则变成垂垂老矣的“老太太”了。